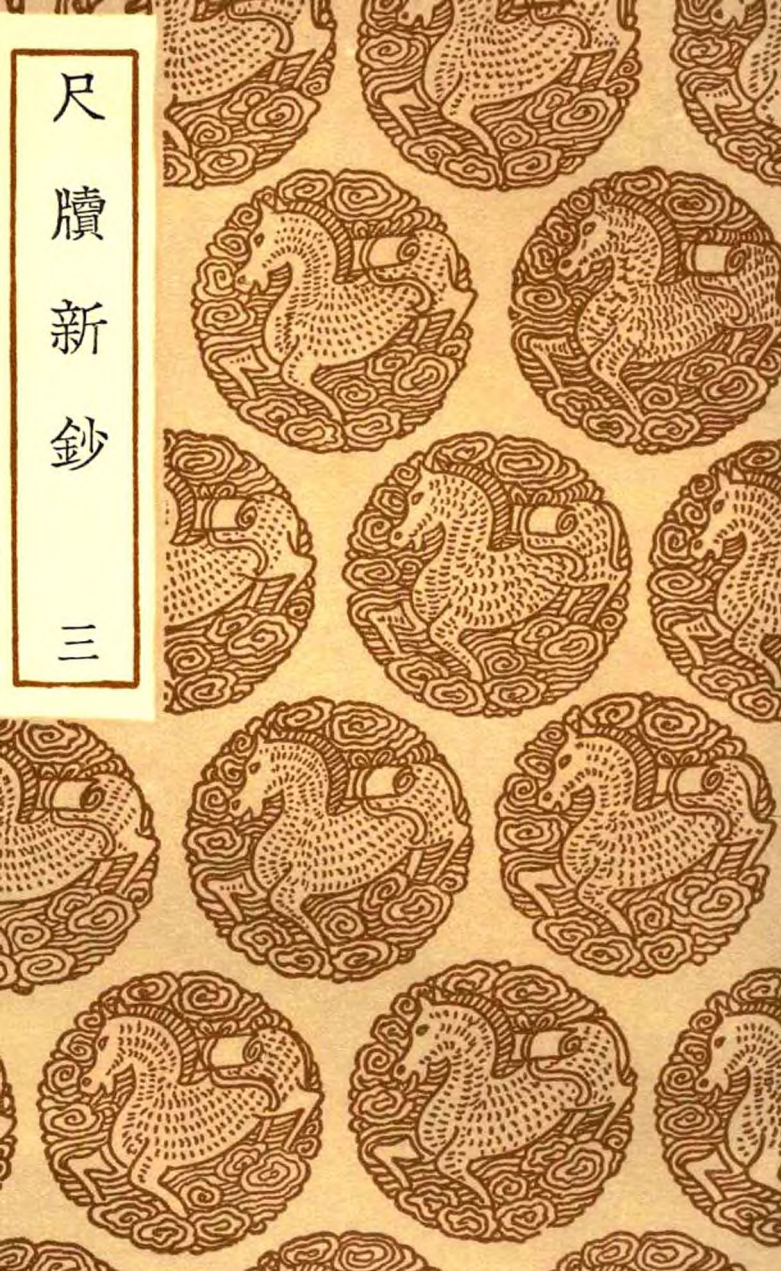


尺牘新鈔
三





尺牘新鈔

(二)

周亮工輯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尺牘新鈔卷之七

萬時華茂先新進人
游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一將去。昔人以朱異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蘊氣。北地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大歷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聲牙。間雜淺俚。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蠡測。辱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肯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尙無由賓塔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僖父。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邛溝章水。竟阻話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緱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雙瞳炯炯。照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可足。與阿媪爭只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踵以衰絰。倚廬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挽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目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

武子新進人
恒遠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啓。老師閣下。恒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阨鬱之情。輒泫然太息。謂才如韓公者。古今所間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蹙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

喪在淺土。卽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旣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隄鬱之情。迺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卽尊嚴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間上所治制執。以瀾閣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尙廉恥。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顧常迫於饑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言於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遐邇。忠亮著於朝廷。而又好士不倦。卽鄙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薊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礪傷離。遠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知。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旣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

買粟遭讒觀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既去。卉木
遂榮。簡俸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咄嗟展轉。難以言譬。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
橫中。蒼白易外。古稱達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勗此日月四時之候。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
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蓆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更何云。羽便敬箋奉報。
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繩拙詩。益以矩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
不意蕪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契闊迄今。常深思慕。弟于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
意所會。間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蛩蛩喁喁而已。其於風雅騷選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
徐諸子。心頗不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爲臨做。瑯瑯纖巧。無裨
於道。既焉悔之。嚮往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間讀李杜。愛其勁拔奇聳之致。出人意表。藉以
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
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客愴別。思之凄然。每江
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歌中流。覺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也。近作何似。
郵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劄相寄。固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渌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鳬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傅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舉露。憶陸機有云。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僕機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烟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徹。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半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交多則衍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大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豬溷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如尙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鼻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豁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聞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峯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於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日下。一水可達。遂不攜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字相妮。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俞言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垌。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僉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旣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卻不照管。雖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柰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旣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螃蟹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宇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穢耳。事有真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嬾著述。間有涉筆。脫卽燔去。頗不留草。居恆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爲美女夾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亦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後始異今之紙盡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敬楚望京山人
敬小山草

與王百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祟人。尼瞿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蓋。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畜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狼戾於陰廩。陟釐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寄繆大質茂才

大質足下。天地阨。寰宇窄。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譏穿都盡。每暗中摸索。白晝觀想。眞崎嶇歷落可笑人也。

與田肖玉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耄。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姪女。

養禾燒丹。市井下戶。炊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啓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其出於性而全乎學耶。

張

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旄頭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

夢沙臨漳人
望古齋集

與同社

余嘗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之歌舞。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罟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絀。終復鼻祖長沙。未爲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

書其安所適歸乎。

惲 向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樸園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愈甚。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書。敬爲小冊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懷仙亭草

寄王喜廣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柳色。情端復起。憶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又

隆愚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隆生平只能守孤尙。閉門獨坐。開門獨行。不特當路少所干謁。常其得意邁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旬日。魂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而物色之。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字字肝腑。區區苜蓿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其衣食之不足。腴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汝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

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子厚之於權補闕。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然則隆之得遇於師臺。其古道乎。其古道乎。典型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牆之感。可禁精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化在手。字畫尤祈各損佳贈。草茅下士。當其情之所鍾。輒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栗。爲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龜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信史春秋尙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馬班。世代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句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闡郡許爲信史。豈隆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際。一一遵行。隆自當矢公矢慎。以成盛典。至於梁園授簡。滕閣留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苜蓿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罪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語搶地。頭與足俱。隆獨抗聲論列。於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

優容下士。憐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爲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爲高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寧有旣哉。

范文光仲閣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思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竅。遂有綳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縮皆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爲。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深。原不深。強視爲深之病。

陸陸壘壘。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鳥名比翼。嘗棲連理之枝。襦號合歡。更繫同心之結。瓜葛連於井上。萍藻寄於水中。莫不松柏爲期。絲蘿永托。況夫系由名冑。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齊姜。蔓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於千年。侍錦衾於百歲。而干遇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乙酉春。有婺州之行。王粲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

匪登三數。丁陽九。瑯琊興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衆。北望湖濱。青鸞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幔前。花曾溼淚。衡山侯之幄裏。香且從風。猶以江南阻絕。尙羈開府之轅。薊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之選。時授高涼司李白馬山前。征軺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邁之求仙。心留金闕。至於今者。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隱於粵東郊外門外七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屢出秋胡之金。數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娟。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時尙有室鮮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況夫弱息猶在冲齡。初習方名。未嫺翰墨。雖情同趙至。時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邴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之嚴整不聞。謝大傅之雍容尙遠。故鄰遷太學。猶欲斷機。客過新淦。未遑剉薦。至於遠棲異域。遙念鄉關。雍門之飛鳥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來。揚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粵嶺瘴深。蠻鄉心嫉。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譏。卽遇郝隆。亦有姬隅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難同荷鋤。豈如遷疫癘之邦。返鶯花之國。苧蘿嬌女。仍近鴟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尙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牆東。椎髻布衣。願就瀟陵之隱。伐樵採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廚難得。而居士之屨可售。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留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今日。倘欲希金。

張之貴慕陶猗之賢始賀驪駒方歸桑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孰救虎丘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萸嶺之花金井秋風淚落桐山之葉黃嶺桐山皆粵地名燒玳瑁之簪悲同寡鵠墜鴛鴦之瓦驚等離鸞雖窗外合歡未能蠲忿卽庭中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還青塚之魂黃鵠思歸尙有烏孫之咏豈女子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亟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索解纔匆匆不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畫須密如無天曠若無地賴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千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牀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尙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閒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鼓之類仍借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諸九鼎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江淮興盡。遂遂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戀戀。霜雪不摧。隔垣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啁啁其間。樹隙卽千佛巖。翠蒼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樸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蟲叫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旣重樸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掀髯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尙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

懷曾汀州人。舊字槐莢。托素齋集。

與曾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由今思昔。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卽就苦猶甘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護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綰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旣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

長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

君宜姑蘇人
自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髻。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鬢矣。引頸拂霄。恍猶褰袂。皋蘭清露。尚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燄。未
來日月。淹若蜉蝣。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眞晷刻三秋已。昔人謂拙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
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於壁上。可歎
也。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於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潮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窅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
弟癩骨癩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於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
前。以萬不能忍。亟草文移。改教而畏。而思逃。逃乃益繫。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

求吹蘭薰香者此耳。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線。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瓿之具。達心調嚼蠟之詞。兀度蘭時。暗催梨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尙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傲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蓼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塞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踢壁苦吟。燈昏據案。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驚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踴躍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爲文。寧屑類爛。不襲唾涎。爲官。寧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官。寧姓名爛。不入官衙。

唐

宜之烏程人
時中取乘選集

答錢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爲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解頤。然主人得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達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才耳。庸何傷。比其忽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寧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嘖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手用大力。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孰爲左手。孰爲右手哉。然彼時霸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腎。肺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脈絡當自井然。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脈絡患其不井。弟觀尊義。出乎我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於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於帝。易一副傭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鬚眉。天邊一鶴。蘆邊一雁。饑饉飽飛。誰爲籠繫。惟帝其允。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枯羸。欲向天公換傭保。換鶴換雁。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番。雖文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斂衽。巧針細線。何足誇貴。蓋勸弟揣摩以逢時也。顧未幾而州平之別。猶夫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卽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堅。何處瑕。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竿而亂。

一掃而滅。其孰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揣之。霍渭厓爲主考。出人問場中好尙何如。渭厓曰。尙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厓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蓮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牽扮未了。須其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牀而無被。旅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友儕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牀。則我今日有牀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牀乃知無帳之苦。無牀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

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峨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恥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騖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也。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乎。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亦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圈也。如生旦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閣。而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劫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色力。行腳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生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莽。而先王爲清蕤。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

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脅祿山之時。秉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蓋亦幸而留詩詞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隱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爲賦。輒著通元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爲長卿所笑。

鍾震陽 百里元洲宣城人
偶居次集

與某

何事不可爲。乃惡是爲耶。兄云爲惡者。需才與勢。竊以爲勢重才高者。必不爲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烏乎勢。烏乎才耶。承台諭卽當盡法。

張賁孫 糖武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憎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闕空撰對。雖卽席百韻何難。今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堆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寶相莊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耽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叙事不忌村。使氣不怕蠻。只讓社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卽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秉採兩家之長。斯爲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粗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頻敲。官商絕響。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宜。秉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遑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蹇。摹晉魏而膚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救時之具矣。願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文事方盛時。卽吾鄉會城先正尙存。典型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敦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毫。與會颺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于一獨遭世故。流離他

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賈人子朝投千文。索其慶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卽幸而存者。竄伏窮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憂瑩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真可謂志崑而氣銳矣。

尺牘新鈔卷之八

丁雄飛

苗生江浦人家秣陵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韓。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邱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上界。爲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姪煢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艷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振

衣問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勒蘭譜。讀臥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屑屑蝶語。祇可向香檠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噤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祕

煮冰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千塔。坐徙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蘭麝。淡茗香醪。湘簾繡枕。擁小姬清言雅誼。是爲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嬾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飽餐青山。臥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挫。折牙以息機。用蘇而復上何爲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情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闕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萼。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枉智。思掎撫蕘壤間。真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興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

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追
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
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剝缺之光。一
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僧頂曰。此僧卻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寨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寘。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悲。
當劄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聞子將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

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擇。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機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茶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而生不納。入此中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乃爲己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實。善畜馬者。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緊其脚勒。不容親水草。旬餘

浮臚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之困。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臚未盡耳。

林增志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替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號篋。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爲映。如寇平仲之于魏仲先。張德遠之于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鵝池。徐文長。陳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黻之。拾爨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於天。嚴親見先生蒐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學雖未至於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挖賢聖者。有憑弔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章。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居里閭。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於光。

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剗削之。借明公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留此一段佳話。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元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臺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渭水。郭臥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董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興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涂伯昌

子明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嚙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藩。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切晉

偶有所作。反覆耽玩。樂而忘疲。自慙爲諸生日久。傷心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婆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子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貫之江陰人。得月懷存餘。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懾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時文貞公被逮。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溪而致東。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矣。

劉夢震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刻如優曇光輝照徹大千凡暗室冥坐各與以一枝燈喝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惕龍嘉善人幾亭合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撻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剛中

幸爲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顧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旂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慕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勦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勦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閣老

弟分闈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尙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變變。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己隔。苟便於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悲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何敢陷人于惡。

陸

培鯤庭仁和人
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肫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而爲飲。擊其腹。猶書書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効人疾痛哉。退之爲祭鱸之文。鱸隨徙去。儒者尊獎絕甚。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驅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窺岐伯方。覽神農草。不若登資翰墨。膏沐詩書。爲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峙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峯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臥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驥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鍾。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返魂香。爲阿伽陀藥。爲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爲醫王孫。爲眞法乳生。爲眞法供養。爲眞光明幢。普渡船。此卽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 澂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一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宋哲宗盟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晬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然朵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讎游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焰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相宸口口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焦鹿忙忙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宏嘉諸子。自宏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宏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於宏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一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攀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綰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噏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略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宏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鄼侯。抗車曹參之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鑣珍留虎林人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諭文采之說。援指水木。纍纍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恐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元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綢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尙摘史班之外濫。傅元猶譏後漢之浮煩。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鱗羽之艱。抑爲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風。詩興勝情。諒當不減疇曩。第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尙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本懵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鷄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篇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祝。不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每一望旌旄。檠戟。槎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徽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顧

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槁耳。敬屬豎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東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曝。此研在他人爲上。騶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尙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問之。從古未有不爲真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牘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秋殘夢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而所奉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興盡。或交臂默默。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謬謬。易口上之諾諾可乎。裕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蚤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旣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

要做蔣門神。任原去也。況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卻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卻專要做擬程。饒爾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元。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

伯頤涇陽人。家維揚。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而爲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爲難。其在己之所難。而可得自勉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狗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

謂明。然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已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爲也。古者史臣奉敕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間遇闕亡。下詔購求。輒踰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臧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間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略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卽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己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於赫蹏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潄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

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婣淺。率爾應酬。既非中宏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忖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忖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真而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効忖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嫗。頽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誦箴娓娓無忌。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蠹魚。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內鉅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羞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

曰。吾向者宛宛。嬰兒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增子能吳縣人
九語堂集

與申昂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曾麤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收落者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便於馳騁。於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卽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卽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 芳菊人。句容籍家江寧。

與黃俞邵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勒爲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漈長睿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也。非俞老其孰能之。茵生向未披衿。固已通夢。心太平菴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妍月濡。歸極清微。則又抽玉匱之隱鱗。瀝金壺之奧蹟。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詒俗士耶。伯璣愛葉館集。真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叟。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近日悲因菴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臥疴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滌聲利之想。至元亭蕭遠。攤書永日。此真叔度名裔。豈復躡躡塵囂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微。疲黎褊邑。短袖難旋。雖游蟻自娛。鋪肝博譽。竟復

何味。寧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警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歸然。久而愈烈。果疇榮而疇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客。賴有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尙存。寧無續編。如石齋念臺。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爲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刻傳矣。盟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藥餌。了無可應。矧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歎蒸。何移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麗密。不忍釋手。詩品在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蓋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道。爲花鬢所縛。幾入魔波旬。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挲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刻園。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慕兀處正。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啞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尙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盆未淨。覲顏向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韞藉所在。眞我師也。常目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於此老者矣。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

信之。今得此老闡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卮學究。盆氣信聲。塗膺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於菟苑。爲人大概想璣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輯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尙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享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尺牘新鈔卷之九

雙鼎草 季升芝蘭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芑布颿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潤愧之甚。悔此小草。因倍飄蓬。惟時詠京雒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之句。以自憫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鶴。合併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此間寥寂。都不堪破愁。惟一蘭次。足當塞山片石耳。寄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片懷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峯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尙不能放舟。定候知己過話也。

又

大雅寥闊。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氣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芥遠。含歎悽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讚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輟。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藩花間。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桄榔一宿。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亶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翫。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槊。累油素而難窮。博望鑿空。驚蕩醬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嶽嶠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迷離嗚咽。日月如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間。潸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觚稜之日。頗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鏤劃蒼涼。寫難狀之

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堂，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平人
厚圖集

與閻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轡擊節，當迫爲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爲自己身家做官易，爲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二二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二人耶？默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爲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蟠菴

元亮索文舉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尙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諧。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眞符賞音。不從外契。豈其商兌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雜體濫觴於醴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研丹素。切響浮沉。譬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羌吳儂。俱標掇爲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奏雅之音。末學膚辭。謬稱擊壤。濯纓之說。不亦過乎。蓋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寒情而撫辭。違志而擇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卽不能窮極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頽瀾。吾輩作詩文。卽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道。

王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籟。河南開陽人。這稿。

與薛諸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惻款。中州又方蠢蠢多故。聖天子顧能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盛牛酒。案榻帷帳。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爲讒也。弟斥此日尙未白。尊事結局。急想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慎無述。沉痾日厲。使安道之廬在目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

再與薛諸孟太守

斥頑鈍子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沒世耳。昨有新額舍。逋乘疆場。暨鼠竊守藏。應戍者。餘許輸餒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責貪墨狗彘行獲譴者。直尙廉甚。如斥二十日不畏彊禦之窮措大。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窆人子。以及曰。畀余拱壁蛇珠者。迺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闥。拜於庭。爲丐趨烟。賈走市。弗足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閱耳。寧實有負也。迺弗能余間。而嚮以要我。將坐待命。復畏執事。以爲不饑渴君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爲梁肉立於門。而待廟額者。進止心戰搖搖焉。如昏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獲間。則昔人所謂微君之故矣。斥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

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斤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懼弗克遂矣。柳子厚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斤憂患餘息。神志衰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矻矻自苦。就間有嘯詠。不過觸淒風冷月。懷土自傷。夫魚鳥細者。尙喻卑峻淺深。巢窟重閉。況斤危敗之魂。悸迨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鱗之愆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怆慨。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實有大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鷗翔。才杰罔容。或以免死鳥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異世。非然者。匪妖則謗矣。如斤德不彪於里閭。智弗越於臧獲。濫竽一第。空蝗梁黍。無臯陶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涼其罰。幸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嵇子者哉。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媵者。況其下乎。詳繹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姝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斤。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繪字子畫一字少質光州人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漿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俎。去婦有壺才。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轡。弟如理筆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音。恐鸞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腸。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卽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桑烟松雪。四時稱快。蓋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雖未償。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淖也。位雖未躋。而情無所囿也。弟狂語還謝。特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澤。政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埜無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酒。喪其本業。且致酗德日富。鬪殺爲姦。使俗尙淫瀆。科令汜濫。爲害殷矣。臺下盛心。悼風化之澆。稅憫農賈之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甿。使昏之志。崇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醪者復醒。倒冠臥甕者知悔。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斂德。廬井肅然。皆爭捲旌帘。匿瓶罍。覆甕醪。貨麴蘖。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壇無遺樽。巷乏行植。不惟禳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各思其職。勤織耜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顧笑。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際恬澹。如登太皞。盧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于不肖輩。則甚有不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既不能辨鄒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媿王瞻三術之奇。微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

但年方強仕。自墮邱壑。入孫吳以無術。逃黃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耋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強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枕塵封。牙籌土暗。錦箏金管。幽於東序。枉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踪於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屐齒於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蟲于蛛戶。使僕輩對蘭菊而切景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鏗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洗腆之用。舉德馨之祀。仍整罍停壺。列罇置觚。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穰穰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臺笠。或聽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閩漳事已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

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鉞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闕迂。矧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多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于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于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于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烟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榮。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閬闔冕旒。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于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

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峯，真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連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曠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巖峩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淫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妮妮，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

葉秉敬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曜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真識奇。夫文者何也。如

織新錦。必不可帶腐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醬敗醢。今日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爛繭。漚脆麻。可組龍袞。著臙脂。堆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以鼙鼓辟塵。而五侯鯖不乃羹。可以炰臠俎豆也。必無之理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既曰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第奇自有平正之奇。有邪祟之奇。今之嚴于正文體者。正欲去邪祟之奇。歸之平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奇也。今人纔脫卸一領藍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老頭巾氣。大是衰颯豪氣。且自己烹龍炰鳳。鼎味要湯。而教人斷肉餐螯。野芹爲貢。僕不能爲此瞞心語。

答沈玄海

自昔挾伎倆華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蟻事。便爾捉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疑事。愈長疑塚。寧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澁音慳。討聲口于雪衣娘喉吻也。

寄鄭問卿崢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菟裘。而濫竽水部。刮毛龜背。何時成甃。顧色蕉非有慧耳。卻能聽雷。葵藿雖無明眸。翻能看日。不肖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猗膏轉軸。穿不可方。則獨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遠望林間高臥。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幸分半晷之暇。損手尺以度我。

與姜神超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獭髓琥珀屑耳。

啓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青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齠年認字以來。泊于弱冠。蚤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猜水凍。猶澀其行。狐聽冰堅。未前其步。偶以暗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待函席。奧旨元言。開關啓鑰。踏翻千古窠臼。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故任世情榮華外耳。

與永平程蘿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庥。萬項玻瓈。人均滿腹。一林翠樾。衆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塞于都人士耳中久矣。春風既暖于盧龍。舊盟不寒于鷗鷺。故桑梓之芽蘖。靡不思托紅錦氍毹。以窩餘燠。望濃陰蔽芾。以冀弛擔。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平生慷慨。俠骨崢嶸。口不言錢。舉卻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渥途邸。而費大不貲。澀囊如故。夫其庖下冰鱗。聲應馮驩之缺樽。中醴醪。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潤涸倍于西江。淳苗賴于甘澍。非藉沛澤。何以滋之。于其行也。祇附候忱。

答張參戎明初

翁丈腰不落之劍花。變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霧濕鐵衣。人倚長城。國叨砥柱。聲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三衢。地方安靜。士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液涸墨池。香銷蠹字。而翁丈輒垂一時之青眼。稱百代之鴻儒。見片毛卽云吉光。聽半響卽云韶濩。投壺飲酒。彈琴賦詩。卽今回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

前生也。嗣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肖寂寥于郎署。翁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絕。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鹽官咫尺。保障聲聞。躑躅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駢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篋并小刻。奉似郢政。以翁丈愛琴。但句新作琴語。可資一噓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門一步爲難。望海上一綫如天涯也。蜃樓佳氣。徒勞夢魂。嗣容努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孟旋西安人

柬李衷一

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跼蹐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烏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嘒嘒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答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駿馱。跼藉靡上。里中兒未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

子癯西安人別集

東吳伯霖先生

小園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轆轤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卻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嗽爲風波。卽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效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效。正患在不能大膽。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顧求之人間閒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于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于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爲漕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樂。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謚會大羽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肖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卻不知此裏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

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尙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揶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現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腳。卻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王相說

鞠勛泰州人
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于竈苦商困。此真課逋之本。而實弊隱之標也。蓋竈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

多攜童僕護持之術愈工。而擠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煮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疎。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答道學辛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于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濶之。而于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嚴首昇

平子華客人
瀾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蔣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最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輒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卽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斫。因爲仁兄砭矣。

又

此輩小傳小敍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疊疊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譬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厝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興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答華藩王午

盟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誼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華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與高彙旃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顧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耳。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笑。

與魏織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觥籌興闌。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卽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翔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願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傅築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觀曦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旣。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顧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 杓司宣城人
鑾山文集

與周櫟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簾中。僅有四家集。因重爲評隲。請先生質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練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鉤棘。僅貌其句。于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眞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蹊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故。余曰：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時戲語，實切己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饑寒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朗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情亦無繇生。成己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大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懷潛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風雨孤菴，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真人之想。嘉禾竟成畫餅，頃亦卽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艚，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裘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剗股詩得大篇，真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端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答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麁也。

劉城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兄通候。輒欲率胸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悵惓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真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卽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平論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于世事。久在卽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世韶著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噉麵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燠。皆足爲衰老之祟。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至。當完公逋也。

沈 灝朗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山窻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恐兄弟愧無將悃。方切徊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黯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令潑墨興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

